

马山湾落日

□宋子平



我很想在那个凹进去的海湾夹角里闲闲地坐上一段时光,尽享冬日的懒散与惬意,但到达马山湾的那个下午,阳光不是很好。

应该说我们还是没有做好足够的御寒物资与精神准备。出发前大概了解到荣成冷,但没想到会冷到这个地步。看天气预报,气温比沧州高几摄氏度,因为有两海,温度会相对降低一些,想来也不会冷到哪里去。可实际体感温度要远远低于我们的预测。

荣成的冷超乎想象——沧州冷到零下十五六摄氏度的时候,我们也没感觉到那种无所适从的森寒与凛冽。荣成不是,它的气温最低在零下五六摄氏度,最高零下一二摄氏度,可能因为温差小,再加上海风的冷硬,吹到身上,是那种砭骨到无处遁逃,即便逃到屋里,心都止不住打哆嗦的感觉。第一天晚上,我们把空调开到三十二摄氏度,还哪儿哪儿都冰冰寒。空调开着,电热毯也开着,但蜷缩着的心还是无法伸展开来。空调风吹着的地方是温暖的,吹不到的地方就如冰瀑裹身——比如简易铁架床底下,冰凉刺骨。无奈,我只好一盆一盆接热水泡脚。手试着温度都有点接受不了的烫了,脚伸进去一点感觉都没有。就这样接二连三泡了几盆,脚才慢慢有了感觉。脚上的棉鞋是买了三年都没机会穿的超厚绒旅行靴,这是那年计划去哈尔滨看冰灯置办下的,但一直没去成,这鞋也就放在地下室成了摆设。临来还多带了条棉裤,想着闲置忙用。身上是一条蚕丝棉裤,这几年冬季就一直穿着它,也没怎么感觉到冷,如今两条都套在身上。爱人还想就穿脚上的单鞋,我硬拖着他到单位把棉鞋换上了。不然的话,他可能连屋子都出不去。

屋里也并不暖和,不知道那被列为某级文化遗产的海草房暖不暖和,但我们住的石头房子仿佛一点都没为我们遮风挡寒,可能也是面朝大海的缘由吧——走几步就是海滩,大天鹅的叫

声清晰可闻。那厚厚的石头墙与外面的世界仿佛只隔了一层薄薄的纸壁,恍惚中总有种迎风孤立的意味,让我脑海里一遍遍回响着林忆莲那句“为你我受冷风吹”。天鹅、海湾、日出、落日、虹霞,我们奔赴千里,就为一睹你的容颜。

马山湾应该是一个不大的渔港,从那里泊着的船来看,这港口有点儿内陆港的意思。而从整体形状上,也像极了内陆湖。但我知道,它一定连接着黄海,可能就在我们目力不及的地方。其实我这种想法很傻,荣成还有哪个地方不是临海的?自从我们踏上这片土地,就一直沿着海岸线行走。车载导航地图一会儿标识我们在陆地,一会儿又标识在海里——在海里多半是我们到了陆地岬角或者开上了码头。

静谧的马山湾像个沉默的老人,张开它的怀抱迎接我们几个不速之客。半

阴的天气,太阳不知道躲在哪片云层里,暗淡的天光下一片湖山景色。远远地泊在对岸的小船仿佛一条线似的,为水面细碎的波光增添了一些温馨的意趣。偶尔随意停泊的一两艘大船,从气势上占了先,仿佛它们的教练,让所有这一切在平静中有了动感。对于水来说,鱼儿和水草是它们的玩伴,而大小船只还有船只上的人们则成了它们的点缀,哦,还有最美的日出日落。如果不是对岸半山腰高大的建筑,以及顺山坡蜿蜒上去错落有致风力发电机,这就是一个寻常的小渔村。时光仿佛静止似的,已经拖到岸上的小船,它们的沧桑让你一下子便泛起时光悠远、岁月静好的喟叹。如果再有几缕炊烟飘起,它的静谧与悠悠晏晏就会唤起我们深入骨髓的乡愁与对远逝的童年生活的追忆。

我仰头对着西南边藏在云层里不知

所在的太阳瞭望着,眼底的余光是水天连接处的生活痕迹,山、水、船、岸上人家、山顶风车,如果再有落日与火红的晚霞,这一切将构成一幅绝美的画面,怪不得这里会成为摄影爱好者趋之若鹜的首选拍摄地呢。

看情形,落日是拍不到了,但我依然想在这个地方多逗留一会儿——席地而坐,或者干脆躺在地上——躺在地上,就像躺在它的臂弯里,享受一份地老天荒、遗世独立的静谧与惬意。人存于世,谁都有入世与出世的时候。在别人都拼命刷红尘俗世的存在感时,我刷的是不存在感——努力让大家都感觉不到你的存在,甚至把你忘记,非如此,你自己的个体的存在感才会驻足你的身体停泊你的心灵。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我只想用现实情境中个体的不存在感来换取我心灵的安适与灵魂的在场。

不知是风向不合作,还是我们所处的位置有些问题——本来身在海湾,并有一定的堤坡阻挡,但我们依然有种被赤裸裸丢在风口上的悚然。风从东北方向斜刺里吹来,就如同老手甩出无数钢针穿透十多厘米厚的衣服狠夕夕地猛刺进来,露在外面的脸也像被风用它力大无比的手搓着沙砾强悍地蹂躏着——爱人一直怀疑他的脸要生冻疮了。

马山湾的落日注定看不到了,在大家众口一词地喊冷声中,我们迅疾钻进车里,向着另一处海湾驶去。

宋子平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理事,获河北省第九届文艺振兴奖。出版有散文集《紫陌红尘》《传说如花》《假如石头会说话》及散文小说合集《那落满手指的目光》。与莫言等合著微型小说经典《身后的人》。

鲜花盛开的日子

□赵文俊



夜已深,我用电视机的喧哗驱走黑暗,寂寥与恐惧。央视一套正在播出《大师列传》。本期节目的主角是画家曹俊,年纪轻轻的曹俊是首位在世就被美国学界列为研究对象的华人艺术大家。荧屏里曹俊器宇轩昂地走来,他的言谈举止中透露着成功人士惯有的从容与淡定,整个人显得沉稳而干练。曹俊讲述着自己的故事,29岁时他就已声名鹊起,他的画作一度卖到20万元。然而,曹俊不满足于现状,远走异国他乡,来到了新西兰。可是曹俊在新西兰的生活并不如人意,他从一位知名画家沦为为建筑工地上搬运工。而曹俊在逆境中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他说,即使到工地上搬砖自己也要收拾得整齐

利落。每天出门前他都要在头上喷上发胶,在身上喷上香水。有一天,一位著名音乐家注意到了气度不凡的曹俊,“告诉我,你是谁?”当得知曹俊是一位画家,音乐家向他伸出了援手。这位在新西兰颇有影响力的音乐家在奥克兰举办了专场音乐会,舞台屏幕上播放的是曹俊一幅幅大气的画作。参加音乐会的是新西兰的各界名流,他的画作立刻吸引了大家关注的目光。在异国他乡曹俊声名鹊起,因此他也迎来了自己艺术上更广阔的空间。

了解这个故事时,我也正处于人生的低谷。“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亲人离世,让我忽然感到失去了生活的重心,我无

法接受一个鲜活的生命从此变得无声无息。整个人仿佛套在一个充满忧郁悲伤的巨大罩子里,走不出去,无法逃离。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世界还是以前的世界,街道喧哗,行人匆忙,外面的世界无比欢快热闹。没有人在意一个普通人的离世。迟子建在爱人离世时曾说:“我想在脸上涂上厚厚的泥巴,不愿人看到我的哀伤。”是的,我也想戴上泥巴做的面具,不愿看到别人同情怜悯的眼神,更不愿像祥林嫂一样到处诉说,遭人厌弃。

在挥之不去的阴霾日子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个陌生的声音,说有人送我一束花。花送来了,很大的一束,占据了办公桌的一个角落。淡淡的鹅黄色玫瑰,衬着小朵的雏菊、满天星,还有不知名的墨绿的叶子。这束鲜花绽放着生命的热烈和奔放,以至于每个走进办公室的人都会注意到它,周围的空间也被点亮。

送花的是不久前认识的一位姐妹。她说,身为女人,我们都喜欢花,希望你远离烦恼和悲伤,快乐起来。

黄色的玫瑰凋谢了,她竟然又送来一束。这次是近百朵红玫瑰,层层叠叠的花瓣有着丝绒一般的质感。玫瑰不言,却诉说着生活的美好。

七夕节,年老、年少的人们都在忙着约会、聚餐,这个古老的节日更像是一场全民的狂欢。外人的热闹与我何干?我把这特殊的节日当成普通的一天,像往

常一样上班下班。天色渐暗时,忽然又接到了一个送花电话,还是那位姐妹送的花。这次是大朵的绣球花衬着各色的玫瑰,最外侧的花被翠绿的叶子环绕着。后来花朵凋谢了,我就将那些依然碧绿的叶子养在玻璃花瓶里,瓶口系上粉色蝴蝶结缎带。一段时间以后,那些叶子竟然长出了白色的根须。

国庆节,少女时代的一位好友从千里之外赶来。她给我带来的是一张鲜花卡。临行她摇下车窗,头扭向我,“记得给我打电话啊。”她走后,每周我都会收到一束五彩缤纷的鲜花。每天的清晨我总是在淡淡的花香中醒来,迎接我的是开满鲜花的日子。

四季更迭,时节轮转,花儿总会凋谢,可它们也会次第开放,一茬接着一茬。我忽然明白世界上的鲜花是开不败的,生活依然有它多姿多彩的一面。于是每天走出家门我都会给自己画个淡妆,穿上自己喜欢的连衣裙,微笑着去迎接每一个早晨,送走每一个日落。我时常想起我的朋友们,他们就像画家曹俊遇到的那位音乐家,伸出援手,带我走出生活的沼泽地。而我也最终明白了生活的真谛。

赵文俊

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沧州作家协会理事。